

本书荣获2007年法国美第奇奖

反映卢旺达种族主义大屠杀之后刽子手与幸存者共处的困境

羚羊战略

[法国] 让·哈兹菲尔德 著
龙云 译

有时候，凶手们似乎要追上我们了，我们就四下奔逃，给每人都留一线生机；说穿了，我们采用的是羚羊战略。



羚羊战略

[法国] 让·哈兹菲尔德 著
龙云 译

I565.45
H02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羚羊战略／(法)哈兹菲尔德著;龙云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0. 5
(21 世纪外国文学大奖丛书)
ISBN 978-7-5447-1140-1

I. 羚… II. ①哈… ②龙…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2030 号

La Strategie des Antilopes by Jean Hatzfeld
Copyright © 2007 by Editions du Seuil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Wylie Agency (UK)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0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8-325 号

书 名	羚羊战略
作 者	[法国]让·哈兹菲尔德
译 者	龙 云
责任编辑	张媛媛
原文出版	Seuil, 2007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 www. yilin. 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 www. ppm. cn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375
插 页	2
字 数	137 千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140-1
定 价	21.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2003年一个炎热的夏日早晨，在卢旺达的黎里玛地区，出于人道主义和保存劳动力的双重考虑，1994年大屠杀的几万胡图族凶手被特赦回家。他们与图西族幸存者将要比邻而居，学习和平共处。这是人类从未遇到过的难题。2007年，作者以采访实录的手法，多层次、多侧面地展现了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之后至今，当地人复杂的生活、回忆和对未来的美好期望。本书获得2007年法国美第奇奖，但本书的意义不仅限于文学意义。

编者的话

《羚羊战略》荣获 2007 年法国美第奇奖和国际记者联合奖(PRIX INTERALLIE),在法国国内和国际上都有很大反响。在当年所有获得法国文学大奖的作品中,这是非常特殊的一本。首先它的文体特殊,既不是小说,也不是散文,甚至也不算报告文学,而是作者——《解放报》前战地记者让·哈兹菲尔德采访、整理的一本访谈录。其次是它的题材特殊,所写的不是普通人熟悉的生活,而是遥远的卢旺达。对于生活在文明世界中的人来说,一场发生在同时代的、令近百万人丧生的大屠杀,以及大屠杀之后幸存者与刽子手比邻而居的残酷而非常

的现实,实在是太难以想象了。

《羚羊战略》是作者的“卢旺达三部曲”的终结篇。前两部谈的是大屠杀本身:第一部《赤裸生命》是幸存者发出的声音;第二部《屠刀一季》则是对杀手的采访。《羚羊战略》既是对大屠杀的回顾和反思,更是对卢旺达现状的勾勒和对未来的展望。

卢旺达的民族矛盾由来已久。19世纪起,英国、德国和比利时相继对卢旺达进行殖民统治。由于图西族人更白、更高,仅占人口14%的图西族被殖民者刻意培养为统治阶层。“精英的”图西族和占人口大多数的胡图族之间一直有尖锐的矛盾。自1962年卢旺达独立以来,到1994年大屠杀之前,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不断发生。

1994年,卢旺达的哈比亚利马纳总统的座机在首都基加利上空被导弹击中,机上人员全部遇难。这个事件成为震惊世界的卢旺达大屠杀的导火索。接下来的两个月内,胡图族军队和各种军事组织在种族大屠杀中杀害了近80万的图西族平民。再接着,图西族的“卢旺达爱国阵线”反扑,也屠杀了近10万胡图族平民。10月,卢旺达爱国阵线宣布停火协议,屠杀终告结束,而留下的创伤却远远没有终结。

2003年1月,卢旺达政府在西方社会的支持下决定进行民族和解。由于几万胡图族青壮年被关押多年,图西族又人口骤减,劳动力严重短缺,因此总统颁布法令,将种族屠杀的刽子手分批释放回家。与此同时,当局也启用了延续原始部落民主精神、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公审制度”。这样一来,卢旺达就面临了一个人类有史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困境:幸存者和刽子手生活在一起,不但不能延续仇杀,而且要学

着和睦相处。这就是《羚羊战略》中卢旺达的现状。

让饱受创伤的幸存者开口不是件容易的事,让带着罪恶记忆的刽子手开口更难。让·哈兹菲尔德施展出记者的手腕,对他们满怀尊重和友谊,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作为一个有良知的西方知识分子,他对这场人道主义灾难有着深刻的思考,也对重建和和解提出许多疑问。不过,这本书并没有直接回答我们,这样的惨剧究竟为何发生?由于这场大屠杀常被认为是政客为私利煽动种族仇恨而引发,所以,揭示出屠杀背后的深层原因,对阅读是很有帮助的。

按照著名人类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在《崩溃》一书中提出的看法,这场屠杀“证明了马尔萨斯理论中最坏的可能性”。马尔萨斯是英国18世纪的经济学家,他认为由于人口以指数方式增长,食物供给却以算术方式增长,所以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食物供给的增长,最终会引发暴乱和战争。贾雷德·戴蒙德更指出,大部分卢旺达人对于人均资源的日益减少、生存的困难和大屠杀之间的联系,有非常直观的认识。

卢旺达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政局稳定,经济有较大的发展,引进了高产的新作物,公共健康和医疗水平也提高了。与此同时,其人口也在迅速增长。到1990年,该国平均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英里760人(高度机械化、工业化的英国是西欧最拥挤的国家之一,每平方英里610人,而卢旺达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读者可以想见该国人口与资源之间的严重矛盾)。到了1990年代,卢旺达的经济发展陷入停滞,自然环境被破坏,社会动荡不安。可以说,政客煽动的种族仇恨是导火索,而人口压力、干旱、环境因素才是终极因素。正如法国学者普吕尼耶所

言：“屠杀的决定当然是政客们出于政治原因下达的，但为何普通农民会将其实行得如此彻底？对此至少部分因素是他们感到人口太多土地太少，所以唯有减少人数，才能使幸存者们的土地多一点。”

在《羚羊战略》中，被采访者无论是昔日的逃难者还是刽子手，对这个国家的未来都不抱过于乐观的态度。生产力仍然低下，大部分人只靠有限的土地、家畜生活。所谓和解，在现阶段，只是图西族和胡图族各自小心翼翼地生活，尽量不想以往的事，尽量不和对方打交道。要成为互助互爱的好邻居，恐怕在三代之内都没有可能。一个胡图族刽子手和一个图西族女子，从小一起长大，在屠杀之后决定结婚，结果遭到了各自家人和朋友的一致反对。卢旺达仍然是一个笃信“多子多福”的国家。也有图西族人仍然笃信从殖民时期延续下来的旧观念，认为自己比胡图族人高贵……作者以各人自述的方式，不动声色地叙述了十多年前一个又一个血淋淋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又揭示出目前一个又一个困境，这种笔法，实在是令人心悸的。如果把这视野扩展开来，我们会发现，作者所揭示的这些问题，并不仅仅是卢旺达的，也是全世界的。非人道的暴行看似遥远，其实与温情脉脉的和平只有一线之隔。难题并非只属于别人。今天别处别人身上发生的灾难，明天完全可能发生在世界的任何地方的任何人身上。

《羚羊战略》还有迷人的一面。作者饱含深情地描绘了这个“千丘之国”壮美的河山、绚丽多彩的风土人情。译者龙云说，他翻译完这部小说后非常希望亲眼去卢旺达看看。编完之后，编者也非常希望亲自去看看。这种主题之外的感染力，或许也是作者得奖的原因之一吧。

让·哈兹菲尔德 Jean Hatzfeld

法国作家，人权活动家，原《解放报》战地记者。本书是他《卢旺达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前两部是2000年的《赤裸生命》和2003年的《屠刀一季》。他曾以小说《战争的空气》获得1994年法国十一月奖、以《赤裸生命》获得2001年法国文化奖、以《屠刀一季》获得2003年费米娜奖。

责任编辑 / 张媛媛
装帧设计 / 侯海屏

目 录

编者的话	1
还有问题吗?	1
高唱“哈利路亚”的大队伍	5
宿命的神启	18
在卡阳巴山区	27
森林中的成绩	30
死里逃生的幸福	46
站错队的小女孩	50
在主干道上	59
说什么呢?	68
恶魔般的真相	84
仅仅是一个画面	88
与死亡和死者为伍	93
鸟儿啁啾	106
这不公正	117

巫术	126
深感恶心的贡索蕾	131
非洲的黑色观念	136
明显的伤痕	148
繁星满天	153
上帝不离不弃	165
皮奥和若兹亚娜	178
让他们和解吧	191
曾经美好的日子	206
从那边带回了什么?	214

还有问题吗？

“当撒旦赋予人类七宗罪的时候，非洲人抽中了暴食和愤怒。我不知道这是首轮就做了选择，还是最后才不幸抽中。我也不知道白种人和亚洲人究竟抽到了什么，因为我没有出过远门。但我知道，这选择总让人麻烦不断。贪婪给非洲大陆更多地送来了争斗和战乱，而不仅是干旱或无知。在混乱之中，贪婪成功地送来了种族屠杀，弥散在我们这千丘之间。”

克洛蒂娜·加伊特斯仿佛想缓和语气，她稍作停顿，淡淡一笑接着说：“生为非洲人，我还是很高兴的，要不然就没什么值得高兴的了。但这决不是骄傲。心里觉得不舒服，怎么能骄傲呢？我只为图西族感到自豪，真的，绝对如此，图西族差点就从地球上消失了，而我现在还好好的活着。”

两年采访克洛蒂娜时，她正住在表姐家的老房子里，身边围着一群闹哄哄的孩子。房子坐落在鲁加拉玛山上，下面是陡峭的山路。

土坯房裂痕累累，屋顶铁皮锈迹斑斑，外面的园子是她亲手打理的，非常美丽，芳气四溢。后面的茅屋里摆着锅，还拴着牛犊。

后来，毗邻地区的农民出狱了，杀害她姐姐的那名凶手，她尤其害怕晚上与之不期而遇。她只有离开那里才觉得踏实，于是婚后第二天就跟着丈夫让·达马塞纳到了别的地区。丈夫和她是小学同学，她讲起自己的婚礼来，至今仿佛历历在目：“两年前，我和丈夫重逢了，一开始大家只是叙叙旧。新年的时候，我们开始有了好感。七月份，我们倾心相爱了。婚礼像盛大的节日，合唱是婚礼的序曲，大家腰间系着彩带，跟照片里似的。我换了三条民族长裙，丈夫戴着白手套，教堂腾出了地方和桌布，我们安排了三辆小卡车运送客人、芬达、高粱酒，还有成箱的佩里姆斯啤酒。这气氛让我们心醉神迷了差不多三天，不可思议的三天。因为结婚，眼下呈现出可人的一面，但仅仅是眼下而已。我清楚，我过去的经历已经把未来吞噬。”

现在，克洛蒂娜住在新房子里。山坡上乱石起伏，荆棘丛生，排列着数十栋相同的公房，下面是通往尼亚马塔的大道，到卡恩泽恩泽只有几公里路程。看见我们来了，她在低矮的桌子上摆了束绢花，让鲜花有了陪衬。然后，她赶开院子里看热闹的孩子，拉上窗帘，坐到木椅上，样子显得很滑稽。

“还有问题吗？”她假装吃惊的样子。“还是关于屠杀。您没完没了呀？干嘛还要添上新的屠杀？为什么找我？回答起来怪别扭的。放到书前面，有可能会挨骂的。在沼泽地区，图西族过着野猪般的生

活。喝的是脏乎乎的河水，晚上爬着出去找吃的，连方便也是慌慌张张的。更糟糕的是，他们会告诉您说，他们过着猎物般的生活，蜷缩在罐子里，听着声音，无奈地等待着猎手的屠刀。这是场非同凡响的狩猎，所有猎物都要被斩尽杀绝，但不会成为口中之食。可以说，他们亲眼见证了活生生的善恶之战，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

“我呢，我应该认为，善最终取得了胜利，善给了我逃生活命的机会，我现在也得到了应有的关爱。但是，爸爸、妈妈、姐妹，还有那些在泥沼中垂死哀号的人们，没有谁能听到他们弥留之际的遗言，他们再也不能回答您的问题了。那些被斩首的人，那些在生命解脱时哀怨叹息的人，那些在离世前衣服已经被洗劫殆尽而知道自己赤身裸体的人。所有的亡者，要么葬身在纸莎草间，尸骨腐烂，要么抛尸在烈日之下，烘烤熏炙，这些人再也不能向谁诉说他们完全不同的想法了。”

克洛蒂娜心中保留着这个秘密，但她从来就不怨天尤人。每天上午，她和丈夫一起下地；中午时分，她开始生火做饭；下午，她串串门，看看朋友，到教区走走，或者去趟尼亚玛塔。她不再要求赔偿，也放弃了诉讼。她从不合作，毫不掩饰，直言无忌。她不掩饰内心的忧虑，对凶手的憎恨，不嫉妒那些父母孩子都还活着的人家，对没获得护士文凭也并不失望：“碰到的困难，我都不放在眼里，从不低头。”她总结说。她有喜气洋洋的脸庞，鲜艳的长裙，还有围着她转的两个孩子，但眼神里却透着忧郁。

她笑了笑，打开了话匣子：“是啊，现在平静了。我的孩子很漂亮，土地也还算肥沃，老公也很好，很支持我。几年之前，屠杀过后您初次

碰见我时,我还是个黄毛丫头,混在一堆孩子中间,除了干活之外什么也没有,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坏想法。后来,老公让我成为了家庭妇女,真是不可思议。即使从噩梦中醒来的清晨,或者在干旱肆虐的日子,勇气都始终与我并肩携手。生活朝我微笑,我应该感谢生活,它没有将我遗弃在沼泽地。

“但要想活得有头有脸,我已经没有机会了。关于您的问题,真正克洛蒂娜的回答,您永远都不会听到,因为我多少已经丧失了对自我的爱。我经历过动物般的丑陋,感受过猛兽般的凶残,甚至比这都还要恐怖,连动物也从没有这么可恶过。您知道,我曾被当作昆虫叫唤。我曾被一个野蛮的家伙强奸。我被带到的那个地方,我可什么也讲不出来。倒霉的事情总徘徊在我前面。我心中始终充满怀疑,我从此明白,连简单的承诺,命运也可能不会兑现。

“我运气好,有了第二次生命,我当然不会拒绝。但这次生命只能算一半,因为存在着断裂。当时,我想无论如何只要逃生就行了,但死亡却与我如影随形。后来,耻辱玷污了我的内心境界,当我想离开这个世界时,命运又总是捉弄我。

“少女时期的信任,我毫无保留地赋予了生活。生活却背叛了我。被邻居背叛,被当局背叛,被白人背叛,运气真是背到家了。后来就自暴自弃。比如,男人可能不想锄地了,想的是在小酒吧徘徊;女人可能会抛弃孩子,放弃治疗。

“但被生活背叛,谁受得了?这可是大事情啊,人失去了前进的方向。从今以后,我只能走旁门左道。”

高唱“哈利路亚”的大队伍

旱季,风尘滚滚,让人眼花缭乱,这就是黎里玛地区的风景定格,这是布日兹拉最干旱的地区,山丘上高耸着监狱的砖砌围墙。一月初,面前的大铁门打开之后,一群犯人蹦蹦跳跳地跑进院子里,似乎对炎热的天气毫不在乎。这些囚犯穿着各种各样的旧衣服,迈着急促的小步,争先恐后向前冲,而不彼此冲撞。

警惕的士兵发出命令,他们迅速跑到桉树荫下集合,这是堡垒中管事们享用的唯一绿岛。稍远处的囚犯唱着歌,一律穿着玫瑰色制服,看也不看他们一眼,排着两列整齐的队伍,来来回回从湖里运水过来。他们之间的窃窃私语掩盖不了内心的激动。他们又驯服又兴奋,又担忧又高兴,似乎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态度;这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在被监禁七年之后,他们刚刚被无条件释放,这出乎大家的意料,尤其让他们本人感到惊奇。

三周前,广播上播发这条消息,这是条像天气预报一样简洁的总统公报。公报宣布将释放第一批四万名囚犯,这些种族屠杀的刽子手

被关押在六个监狱里。

哨声响起，黎里玛的囚犯跨过围墙的樊篱，还不忘向看守们做出友好的手势，然后向碎石嶙峋的山坡冲下去，迎面跳过一丛丛矮小的灌木。在他们中间，基班果山区的那帮伙计又凑到了一起，他们曾经被写进作品《屠刀一季》。皮奥·穆丹吉尔是那帮家伙中的老小，现在也不再年轻；福尔让斯·布纳尼，永远的副本堂神父学徒，关押期间居然奇迹般地保住了自己的白色凉拖鞋；让·巴蒂斯特·穆朗吉拉，忏悔协会主席，履行起职责来可谓一丝不苟；阿尔方斯·伊迪亚朗耶，见到看守、行人和同伴时只会满脸堆笑，手舞足蹈；莱奥波尔·特瓦吉拉耶祖，恰恰相反，他显得很稳重；邦克拉斯·哈基扎曼吉利则更加警觉，几乎时时都在警惕着，不过此刻在想着即将开喝的第一瓶佩里姆斯啤酒；阿达尔贝尔·曼吉兹古拉，他精力过剩，冲在队伍的前面，就像曾经跑在屠杀队伍的最前面一样。他们重新团聚在一起，只有约瑟夫·德兹雷除外，他还要在死囚监狱关押很久。

邦克拉斯回忆起监狱里的最后一天：

“说实在的，我想都不敢想能有这么好的机会，有朝一日能走出监狱。倒是听到过来访者的很多说法，但我不明白这怎么会是真的。2003年1月2日，广播上播送了总统公报，我们太高兴了，真是难以言表，大家只是简单说了些互相鼓舞的话。最后一夜，我们不停地唱歌。很多人连饭都不想吃。当时弥漫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气氛，服罪的人说着欢呼的话，不认罪的人骂着脏话和沮丧的话。”